

琅琊放歌

半岛丘陵

□神雨

我屈服于那些新鲜的花粉  
在春夏,无数写作中的形象  
它们在沉默中换掉了  
渗透在植物内部的道路

那年的田野,洁净的季节  
种子的预言

躺平在耕牛的想象里  
雨水注定要打湿村庄  
并在等待中充满蔚蓝色的泪水

为了春天,芦苇叶,汲水的河岸  
兄弟们散着劳动的热情  
汗水冲洗掉大多数艰辛  
手茧一次次磨去贫穷的色彩

曾经只在秋天才能见到的喷呐  
如今静挂在床前的墙上  
让每一个村庄的梦  
呈现出嘹亮的境界

在半岛丘陵,舞动翅膀的燕子  
它们的气息和花同样鲜艳  
它们和我的感受  
像随手撒出的种子同样落地生根

淋雨一直走

□徐依凡

雨水浸湿了娇羞的脸庞  
悲伤的情绪开始覆盖全身  
夏天的雨  
总是猝不及防地倾泻而出  
转眼阳光刺破云层  
悲伤被思念替代

故事的开始到结局  
绘制了生活的全部  
像是一匹马  
在满是鸡毛的地上驰骋  
最后磕倒在灌满汗水的土地上  
此刻 万马奔腾

电影落幕  
相同的结局无一例外  
唯一不同的  
或许是那片繁茂和泥泞  
今天的雨很大  
冲淡了忧郁 也打湿了悲楚

稻草人

□徐娟

夕阳滑进帽沿下  
像一个即将熄灭的火星  
她没有回家

那件绣着红花的紫上衣  
撑开在瘦小的骨架上  
袖管又宽大了些

风不动,衣角也不动  
几只麻雀  
缩了脑袋贴在电线上

我们停下车,远远地看着  
她却始终不肯转过身体

一幅忘不了的画

□丁福军

那幅画我只见过一次,但印象深刻,因为我用眼睛给它照过相,存在脑子里,所以忘不了。

2015年6月20日是端午节,那天我带女儿去朋友家玩,彼时她在铁小念五年级。

朋友家在一个遥远的小山村里。他家的房子很古老,青砖碧瓦,两进两深相连,是他经商的太爷爷在民国32年建造的,一直住到了现在。

如今在北方已经很少能见到这样的房子了,女儿说要把它画下来,作为参加区里少儿绘画大赛的作品。

6月21日,女儿开始动笔起稿。两进两深相连的房子,高高的檐头,四角上翘,气势巍峨,白白的墙面,瑰丽至极。正中堂屋门口,一道由各色鹅卵石铺就的甬道,迤迤到前门口。堂屋的大锅前,一位挽着髻的老太太(朋友的母亲)正坐在灶门前烧火煮粽子,灶门口舔出的火苗,映照在老人的脸上——那脸上的皱纹漾成一朵金色的

笑菊,脸上的汗珠也是金色的——女儿特别喜欢用金色,我一直认为这是她画画的黄金时代。

门前左首,靠墙边石榴树上的一朵朵复瓣榴花,犹如剪碎的红绡,团团焗在深深的碧绿中,很是亮眼。树下靠墙的一个方形栅栏内趴着两只大白鹅,不时地伸长脖子,嘎嘎叫两声——它俩正在下蛋,生怕别人不知道,所以不时地叫唤(朋友的母亲说的)。

栅栏外,三只鸡正在悠闲地溜达着捕食,其中一只的脚上拖着布条拴住的小木棍(据说这只鸡正在抱窝,朋友的母亲怕它走远,故而拴木棍镇它)。

门前一个形状不规则的扁圆形水库,一棵粗壮的垂柳,斜斜地伸到水库上方,千万柳条几乎要垂到水面,随风拂拂摆摆。水面上多只颜色各异的鸭子在嬉戏,他们有的撅着屁股,将长长的脖子插入水中觅食;有的嘴里叼着一条小鱼,又怕同伴来抢,所以展翅欲

飞……

最后回到门前,来了一对青年男女——朋友的侄儿和他的女朋友来看奶奶,女孩子穿着浅绿色的窄腰连衣裙,裙裾随风一转,轻盈如蝶,她不经意地含笑走着,路旁的小花小草一排排径自点头招呼,好似女孩是一只蝶儿在草上飞舞。男孩子则愣瞪着细长的眼睛,笑笑地歪头瞅着女孩,好像幸福得很无知。他俩到来的目的是什么,他好像已经忘了,因为满眼只有女孩,并不只是来看奶奶,他们有更远的地方要去——他们的脚下有一条长长的路,一直延伸着,延伸着……

这幅水彩画,女儿从起稿到上色完成,用了整整一天,可谓用心十足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那一届少儿绘画大赛,该作品得了金奖,奖品是免费赠阅一年的《青岛晚报》。

这幅画虽然我没来得及用相机留下照片,但记忆格外深刻,谨以此文记之。

背影

□徐永芳

提到“背影”,大家一定会想到朱自清的名作,那篇怀念父亲的散文。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,我们每天都要见到很多个陌生的背影,一瞬间足以勾起一种思绪。

我喜欢捕捉背影,喜欢望着那些粗细不一的轮廓浮想联翩。

工作空闲的时候,我经常一个人午间去登山,把自己置身于曲径通幽的大山里,寻一份恬静,享一份安然。

走累了就停下来,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,拍一棵别具一格的树,盯着一株野葡萄或望着一块天然大石发呆。每每有游客或登山爱好者从身旁路过,我总不自觉地目送他们的背影远去。

有一对小情侣,应该是处于热恋期,外套和包包都是男生代劳,可女生依然娇滴滴地喊苦叫累。男孩使时不时笑嘻嘻

嘻嘻地往女生嘴里塞一些薯片什么的小零食,然后再递上矿泉水。女孩看上去也不像多累多饿,也许她仅仅是想得到男生的关爱和呵护吧。

几对中年夫妻,一路上交流不多,但言语间尽是轻柔,有着这个年龄层特有的恬淡笃定。他们谈景区周边的交通、孩子某个同学的父母,或者单位某个同事……

有一次,我碰到了一对老年夫妇,两人看起来都80岁左右的样子,老太太很兴奋,从进入景区开始,每看到一处美景,都会满脸欢喜地要求老伴儿给她拍张照片。老爷子也不厌其烦,总是耐心地配合她拍了又拍。然后再用随身带的自拍杆,来几张合影。她成了他的动力,他成了她的依靠。他们彼此搀扶、照顾,给对方以信心和力量。

因为经常在这块区域活动,自然对

这里的常客比较脸熟。有一对夫妇跟我年龄相仿,经常看他们带着一双儿女出来散步。女主人很瘦,长得也很普通。男主人比较健壮,总喜欢拉个单杠或做一些能展示力量的运动。每次他锻炼的时候,妻子就在一边微笑着,用崇拜的表情欣赏着他的“表演”,然后他们说笑着手牵手离去。望着他们的背影,我不得不承认,我羡慕了,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啊……

小公园的长廊上,满是芦苇的池塘边,被小花和青草环绕的小道上,乃至被舞者占据的广场周围,随处可见悠闲惬意的背影——有的手牵手,有的肩并肩,有的相互依偎,有的陪孩子骑行、打球……

此刻,总觉得自己的背影过于单薄,不知这样的背影,是否也曾被别人留意。

花开盼来年

□张秀美

习惯了娇小玲珑匍匐攀爬的花,潜意识里会觉得花就该这样。待茶藤花开完后,盛大花事近乎结束。农人忙着收麦种田,无暇于花;而些许城居者会有小失落,感叹好花不常开,直到某天忽然于绿树丛中发现一株姿态美好的花树,心情一下子雀跃起来。

此花树名紫薇,又名百日红。盛夏时节,街道两边或小区花坛旁常常见到它们的身影。红紫两色居多,花穗高挑枝头,相互依托,如同姐妹情牵意连,手拉手眺望远方。这红艳艳紫绒绒的一片,美了它们自己,同样美了夏天,美了路人的心情。

来到树下仔细欣赏。花朵紧挨在一起,分寸刚刚好,亲密无间地自在着。每朵花有六瓣,绕成罗盘状。阳光悄然穿过,抚摸每处细节,于明暗交汇中成全了一棵花树的意义。

更有心者,仰头赏完花,再俯首赏树干,好像有点惨:几块巴掌大的黄褐色树皮高冷翘起,与树干藕断丝连。看样子,要自然脱落,还需时日。此

刻,若有人手痒,非要把皮撕下,会伤害紫薇生长。脱皮是正常的代谢,正如蛇的成长。可人类往往喜欢以自我经验观之,好像感同身受,觉得花树痛苦至极。其实,看脱皮后泛着青色的光滑树皮,便知新生蓬勃,我们自己反被衬托出无知了。

紫薇向来不怕误解。熬过漫漫寒冬,暖风徐来,迎春花举着嫩黄色小喇叭向四方问好,好像唯有如此,才不枉占了一个“先”字。其他花也不甘示弱,次第开放。一时,万紫千红,争奇斗艳。紫薇呢?温吞吞活自己的。树干嶙峋,如耄耋老人倚春风晒太阳,眼睛眯着,对周边红花绿树视而不见。树梢零落着几串深褐色果壳,像极了焰画,古朴典雅,极具岁月感。

我常路过的公园有一小片紫薇树,今年不要说开花,连命都差点没保住。原来,去年冬天,管理人员突发奇想,把当年生发的枝条全都砍掉,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嶙峋在凛冽的寒风里。这寒冬太名副其实,居然出现了

极低气温——零下十七摄氏度。人不堪忍受,树呢?树皮凸起,好像和树干剥离开来,用手敲敲,发出空洞的声响。有好事者忍不住剥开树皮,顺势扯裂,抛掷地下。这树算是完了,我哀伤地想。

春天翩然而至,花花草草可着劲儿茂盛,唯紫薇沉寂。

各色花徜徉在春光里,紫薇始冒出娇嫩的暗红色芽苞,一簇簇伶仃在树杈间。那块被剥掉皮的树枝部分,居然也发芽了,真让人惊喜!过了些日子,叶蔫了,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。仔细看看,原来是树干死了,树枝保留的那点水分仅供得起几簇芽变成叶。伤感是有的,但更惋惜,同时也生起砍掉树枝的管理员的气来,暗笑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,无端害死了一棵树。又过了些日子,发现从底部悄无声息地冒出几根条子,约有七八公分高。我的心情也泛起红色,喜悦着一棵树的喜悦。今年是开不成花了,可有什么关系呢,来年开啊!

往事悠悠

凡人脸谱

朝花夕拾